■責任編輯：張旭婕 2014年10月15日(星期三)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本版逢周二、三刊出

歷史與空間

醉在黛眉

■文：馬承鈞

國慶前夕，洛陽作家孫建邦來電，誠邀文友前往黛眉山一遊。

黛眉山？這名字挺生疏卻不無詩意，孫在電話中說：「來吧，黛眉山絕對好玩——它有望成為中原旅遊第一勝地！」

驀然想起，早在2006年9月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宣佈「中國王屋山—黛眉山申報世界地質公園以第二名居泰山之後全票獲准通過」云云。

八年過去，今番才去一探黛眉的神秘面紗，我真有一種莫名的欣喜與期盼。

驅車途中，大夥對「黛眉」一詞津津樂道，同行的陳教授說：「黛眉是人名，即殷商開國之君——商湯王之愛妃。湯王沉湎女色，黛眉規勸他要以天下為重、救民眾於水火。湯王自感羞愧，從此修德振兵，最終打敗夏桀、統一了天下，黛眉則修行成仙了。為感念黛眉恩德，湯王為其建聖母廟，將她修行的這座山以其名字命名「黛眉山」。

未上山，我們就被這幾千年前的「湯黛之戀」感動了。我說：「王屋山有流傳千古的愚公故事，黛眉諫君與愚公移山都屬於『正能量』喔！」資深報人王君點頭道：「不錯，大凡有品位的旅遊勝地，均是人文淵源與自然山水的珠聯璧合，單憑這一點，此番黛眉之旅必定不虛此行！」

汽車沿洛陽方向行駛135公里至新安縣，向北由S246省道再走50公里，歷時三個半鐘頭，終於抵達黛眉山。

下車，一個碩大的牌坊式仿古迎賓門聳立眼前，頗具王者風範。陣陣罡風吹來，四野群山環抱，大有「黃河遠上白雲間，一片孤城萬仞山」意蘊。有講解員走近道：「歡迎各位嘉賓，這裡地處河南省洛陽市新安縣石井鎮，屬王屋—黛眉世界地質公園核心區域……」

忽見一位白髮漢子笑臉走來，正是洛陽作家孫建邦。孫一邊握手問好一邊朗聲道：「黛眉山啊，北枕母親河黃河、東聯小浪底水庫、西接三門峽大壩、南臨十三朝帝都洛陽，是中國境內唯一被黃河三面環抱的世界地質公園，是大山大水完美結合的傑出典範……」

我們有點迫不及待了，隨孫建邦邁入景區。迎面是「宮殿」狀朱紅建築，老孫說，此乃「黛眉行宮」，接待遊客的賓館。前邊有幾條路，老王說：「咱走最具挑戰性的『天路奇觀』吧！」這條道全長888米，隨着海拔不斷升高台階愈來愈陡，真像一條「天路」綿延向前直通藍天，兩邊巨峰佇立直插雲霄，間有山泉碧潭叮咚作響，真是一步一景、撼人心魂。

爬完「天路」，在半山腰休整片刻，我等繼續前行。一段地質奇觀呈現在前：滿眼是光怪陸離的波痕石、龜裂石， 氣勢恢宏望不到邊。老王說：「這些石頭應該是經歷上億年雨水風化而成，在此更能領略『滄海桑田』一詞嘍！」忽然身後趕來一人，熱情與大家打招呼，孫建邦說：「他叫孫西營，是黛眉山營銷中心主任。」

前面冒出一大片花的海洋，大家驚呼起來，孫西營道：「這就是黛眉山的高山花園！」高山花園佔地二三百畝，多姿多彩的花卉在習習秋風中姹紫嫣紅爭奇鬥艷，有的嫵媚妖艷亭亭玉立，有的冰清玉潔傲霜鬥寒，有的素面朝天別有韻致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孫西營道：「這裡有奇花異卉500餘種，一年到頭盛開，花色還隨季節變化而變化。」在高山之巔能見如此嬌美的雲中花園，堪稱一樁人生樂事，大夥道：「植物系的大學生來此一遊，肯定會樂而忘返的！」

東方文明的一大特色，是地質奇觀與美麗傳說相映成趣。來到象徵商湯王和黛媚娘娘曠世愛情的經典景點，峭壁上佇立兩柱人形奇石。孫西營說：「你看，左邊是黛眉，右邊的湯王，黛眉正跪拜湯王面前，感謝他改邪歸正、天下為公，傾訴着無比的苦戀與思念，萬仞群峰見證了這一偉大的時刻！」陳教授點頭道：「何為感天動地，何為海枯石爛？黛湯之戀堪稱樣板！」

行走黛眉，古怪精靈的「飛來神石」比比皆是，形態各異的巨石好似隨便在山巒間一站，就億萬年屹立不倒，變成永久的標誌性圖騰，令人頓感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陳教授道：「從地質學、物理力學和地球引力等學科來講，它們是億萬年地殼運動的奇特產物……」

孫西營引我們來到一處地勢平坦的開闊地，說：「這裡是雲頂草原。」霍！大地被茵茵青草覆蓋，像鋪上厚厚的綠地毯，在藍天映襯下顯得格外清新。令人想起「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」的古民謠，想起草原上奔馳的駿馬、悠揚的馬頭琴、噴香的奶茶和高亢遼遠的牧歌。陳教授道，去年他去過內蒙古錫林郭勒草原，今天在海拔一千多米之上能見到如此壯美的雲頂草原，也算大開眼界了。我也想起「極目青天日漸高，玉龍盤曲自妖嬈。無邊綠翠憑羊牧，一馬飛歌醉碧宵」的古詩來。

來黛眉山不能不看黃河，觀賞黃河的最佳位置是望鄉峰。我們登上望鄉峰觀景台，從這可以在北、東、西三面270度俯瞰黃河，偉大的中華母親河的千姿百態盡收眼底。但見大河如練、如影如幻，雲蒸霞蔚、氣象萬千，佇立於此，自然會想起李太白「君不見，黃河之水天上來，奔流到海不復回」和劉禹錫「九曲黃河萬里沙，浪淘風簸自天涯」的名句來。濃濃秋意下，但見黃河綿延東去，在八里峽直達風情萬種的小浪底。

我等居高臨下，目光瞄準神奇的小浪底。我知道：小浪底水利樞紐工程是中國治黃史上千古豐碑，實現了中華民族變水患為水利的偉大夢想。小浪底可控流域69萬平方公里，佔黃河流域總面積92%，兼具防洪、減淤、防凌、供水、灌溉和發電六大功能，使黃河上游防洪標準由60年一遇提高到1,000年一遇。更可喜者：小浪底水庫形成高峽平湖、山水交融的壯美奇觀，黛眉、王屋萬頃碧波中，令人心醉。難怪2006年小浪底景區被評為「中國最具吸引力的地方」。欣賞黃河大觀，每個人的心中都會升起「黃河落天走東海，萬里寫入胸懷間」的豪情，平添對祖國母親的依戀、對華夏大地的崇拜！

時間關係，我們未能拜訪黛眉廟、仙人橋等遺跡，據說每年六月六黛眉廟會香火鼎盛沿襲至今。更未能攀上黛眉之巔，去看看黛眉娘娘的梳妝台。孫西營說：最值得一去的還是黛眉峽和龍潭峽，那裡峽幽水秀、潭瀑密集，空谷響天籟，峽谷藏壁畫，是中原地區罕見的山水畫廊。不去你們真遺憾了！」我們異口同聲：「留個念想好，將來再來嘛！」

告別黛眉山，深感該景區高起點、大手筆，自然問起開創者。孫西營說，是商丘企業家任文傑先生歷時六載、投資六億，以「大山大水大愛大美」為口號，精心打造黛眉山，誓向國人奉獻一款最好的山水景觀。我說：「好一個『大山大水大愛大美』，樂山樂水、仁愛求美，正是人類的天性啊！」

歸途中，大夥道，山水經典不可複製，黛眉山旅遊資源真的得天獨厚，作為原始生態旅遊風景區，它堪稱一座無與倫比的地質名山、文化名山、歷史名山、生態名山……陳教授問我有詩否，我說任何詩句在黛眉面前都黯然了，沉吟一下，還是念出一首打油：

曾遊天下佳山水，
今日醉倒在黛眉。
絕色仙境天公造，
滿腹驚歎逐雲飛！

■黛眉山之湯黛之戀。 作者提供圖片

■黛眉山之高山花園。 作者提供圖片

書若蜉蝣

飄泊歲月與黃金時代

■文：葉輝

蕭紅在港短短兩年，不斷搬遷，飄泊不定，可她在港完成了一生最好的作品，包括《呼蘭河傳》（1940年在戴望舒主編的《星島日報》「星座」版連載），最後一個短篇《小城三月》（1941年刊於端木主編的《時代文學》一卷二期）、長篇小說《馬伯樂》及《馬伯樂（續稿）》（1941年二月至十月連載於周鯨文主編的《時代批評》；這兩年雖然飄泊不定，倒是她寫作生涯的黃金時代。

據鍾耀群在《端木與蕭紅》所述，端木蕻良更為《小城三月》畫插圖，但他對小說的哈爾濱並不熟悉，蕭紅具體地告訴他，要他畫一架馬車在大雪中飛奔，另外畫一幅書中女主人公翠姨站在松花江畔，以及對岸的景色和近處的啤酒桶。待端木畫好了，她就順着馬車飛奔的走向，題了篇名《小城三月》，並簽了「蕭紅」兩個字。蕭紅在重慶時候就醞釀《馬伯樂》了，本來叫《馬先生》，端木覺得不像書名，便建議改名為《馬伯樂》。其時端木主編《時代文學》，蕭紅卻不想在《時代文學》發表太多，以免惹來閒話，所以她的作品大多發表於《時代批評》和別的報刊上。

然而，如此黃金歲月只維持了不到半年，到了1941年十二月七日，日本偷襲珍珠港，太平洋戰爭爆發了，十二月八日日本戰機轟炸香港，其時蕭紅並沒有住進瑪麗醫院而住在樂道八號，形勢緊急，端木和駱賓基等人抬着蕭紅先後躲避於周鯨文家裡、思豪酒店和時代書店位於史丹頓街的宿舍。

據周鯨文在《憶蕭紅》所述，「日本軍很快的就佔領了九龍。（十二月）十八日日軍用炮火把香港北角的美孚行汽油閘打着起火，小部日軍趁火掩護強行登陸香港。這期間前後九龍難民冒着炮火向香港逃難，這群難民中就有蕭紅。」經過一番討論，周鯨文等人「決定暫把蕭紅送到雪廠街思豪酒店，由端木照顧她。臨行時，我交給端木五百港幣」。

蕭紅在思豪酒店約只住四五天，不能久住下去了，周鯨文在《憶蕭紅》寫道：「端木和我商量下一步的住處。我忽然想起在斯丹利街（士丹利街）時代書店的宿舍。時代書店是我為了發行《時代批評》而設立的，位於皇后道（今皇后大道中）八十八號。」

及至香港淪陷，此時的蕭紅喉腫、胸悶、呼吸困難，被送入養和醫院。由於誤診，做手術時令蕭紅元氣大傷，身體更虛弱，蕭紅再被送往聖士提反女校改建而成的臨時醫院。不堪顛沛流離之苦，在1942年1月22日，與世長辭。

據周鯨文憶述，他曾到士丹利街探望蕭紅，「她踡伏在一架小床裡，似在昏沉沉熟睡。我說：別驚動她，她醒來就說我來過就行了」。在他看來，「簡言之，蕭紅的病初時並不嚴重，不至於不起的境地。首先是主持病的人誤了事。其次，是戰爭把蕭紅折磨死」。

文藝天地

生活點滴

登山餵貓健身健心

■文：戴永夏

我是個退休編輯，今年已72歲，耳不聾，眼不花，大病沒有，小病也不常生；每天上網、讀書、寫作，已成為生活的常態。雖沒有大的成就，但退休後筆耕不輟，已出書五本，並成為中國作協會員和《讀者》等雜誌的簽約或專欄作家，這也足以令我「知足常樂」了。

若問我為何有這樣好的身體？我的回答倒也簡單：登山餵貓，健身健心，長期堅持，矢志不渝。說容易，幾乎人人可做；說不容易，多數人難以堅持。

我家住在濟南市區南面。我每天一早就去登高度不過幾十米的四里山、馬鞍山，已經堅持了二十多年。這些山不高，坡較緩，來回數千米，用不了兩個小時。開始我對登山的意義還不甚了然，只當活動一下腿腳散散步。後來我從書本中得知，現代生活方式從五個方面摧垮人的健康：一是過度使用和依賴電腦，使大腦閒置起來，造成大腦的退化；二是長期以車代步，使腿閒置起來，帶來要命的肥胖症，又對心臟施加很大的壓力，把人變成了豆腐渣；三是長期吃精細的食物，使腸胃變得脆弱，一有風吹草動，腸胃便不能承受，動輒就進醫院；四是長期生活在有空調的環境裡，使排毒的汗腺閒置起來，體內積累的毒素排不出去，就會生病，使人變得弱不禁風；五是濫用科技成果，一有病就打針吃藥，使免疫系統閒置起來，人的免疫力大大降低，疾病更易乘虛而入。而且，過分依賴藥物會成為藥物的奴隸，不但離開藥物就難以生存，藥物的副作用還會成為新的致病因素。而我長期登山，天天腿腳都得到鍛煉，增強了心肺功能，促進了血液循環和新陳代謝，提高了免疫力，因而也能遠離肥胖症和心臟病、糖尿病等「富貴病」。而不論冬夏，每次登山都是一身大汗，這就充分發揮了汗腺的排毒功能，天天都能排毒，也就不易生病。不僅如此，一些已有的疾病，登山也能治癒。如沒登山前，我患有肩周炎、頸椎增生等病，心臟也出現早搏，吃藥打針都不見效。然而我堅持登山才一兩年，這些病症都不治而癒。至今，我已十多年沒進過醫院的門了，自感身體健康，精力充沛，退休十多年來從未閒着，毫無遲暮衰老之感。

我登山，還有一個任務，就是餵養流浪貓。這些年來，每天早晨上山時，我都要帶上貓糧、清水等，為山上的十多隻流浪貓提供早餐。這一舉手之勞，也很益於健康。因為長期餵貓便對牠們產生了感情，也產生了責任感，一天不上山，就擔心牠們會渴着、餓着。這種責任感促使我天天登山，風雨無阻。正是這種長期堅持，健身才更見成效。另一方面，餵養流浪貓也使我「尊重生命」的理念找到了載體，「慈悲為懷」的愛心得到釋放，自然也從中得到了回報。每當看到這些「山上朋友」大老遠的就跑來迎我、接我；又狼吞虎嚥地吃着我送去的美食，吃飽後又高興地蹦高撒歡、對我親暱的時候，我便感到心情舒暢，快樂異常，心態也變得陽光起來。而愉悅的精神，良好的心態，正是健康的重要保證！

誠然，我的健身方法並不神秘，也不複雜，但是頗見成效，人人可做。那些有志於健身的朋友如有興趣，何妨一試！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畫人生（三十八）

唐．李商隱詩：
望帝春心托杜鵑

宋．楊萬里詩：
清溪倒照映山紅

林黛玉詩：
一聲杜宇春歸盡

我也愛杜鵑，每年三月，我都往郊野公園去看杜鵑，看那一片紅色的花海。

春心何須托杜鵑
清溪倒照滿山村
雖是一聲春歸盡
心懷猶是情未倦

癸巳冬日
素仲並書

詩意偶拾

■文：王江鵬

夜裡的村莊

微微的幾星燈火
搖搖晃晃跌倒在風中
鄉村已進入酣眠
只聽到蟋蟀
躲在草叢間
疏疏落落地鳴着
村落
從來都是這般安靜

手寫板

■文：俞慧軍

伊春湖之子

秋陽的金輝灑滿藍色的伊春湖，雪域的山峰、草甸、古樹倒影在湖水中，渾成一幅靈動的水墨畫。鬼斧神工的大自然把伊春湖的景色點綴在雪域的懷中，瑰麗的文化積澱了高原湖神思飄逸的雄傑之氣。

伊春湖位於橫斷山脈茫茫林海與青藏高原的過渡地帶。躑躅於飄雪漸止的伊春湖畔，由白雪折射出的一道道銀光鑲嵌在山巒間，自有不凡的魅力和令人心旌神搖的遐思。站在秋風浩蕩的伊春湖畔遠眺那一片片鬱鬱蔥蔥的參天古木，我分明聽見來自天籟的梵偈之音；而被皚皚白雪覆蓋的那一叢叢無名的野花凌厲怒放，夕陽中像一個個亭亭玉立的「懷抱琵琶半遮羞」的雪域美少女，靜坐於伊春湖兩岸的草甸上；秋風吹落的雪花似煙似霧，瞬間瀰漫成薄薄的羽紗。靜觀伊春湖畔秋雪曼舞的景色，使我想起八年前那個刻骨銘心的冬季。冬日的伊春湖風和日麗，湖水清澄如碧，寒風中暖陽為雪域送來神秘的寧靜與溫馨，我隨着雪裡鄉梅山村黨支書老洪走進了一個蒙古包式的帳篷。「這就是青年志願者王飛的家」，「歡迎遠方的貴賓！」剛入帳篷，一個面色黝黑的小夥迎上前來和我們握手。隨主人席地而坐後我便打量起這個「家」：一張簡陋的書桌，書桌上擺放着語文、數學等教科書，另有一排藏文書籍格外引人注目，鋼絲床旁邊放着一隻鼓鼓囊囊的大旅行包。「今天是周日，我在補習藏文課」，王飛給我們送上了奶茶。

村支書老洪告訴我，王飛是江蘇人，是進入伊春湖的首批青年志願者，他負責雪裡鄉6個村26個孩子三至五年級的語文、數學教學。教室設在一個以前由護林員住的工棚裡，而王飛對這裡卻情有獨鍾，他幽默地說：「生活在景色宜人的伊春湖畔，就像生活在詩人陶淵明筆下的『世外桃源』了，這裡比起詹姆斯·希爾頓發現的『香格里拉』來也並不遜色。」一個大學的驕子，克服意想不到的艱難困苦，立志用青春之甘露滋潤藏胞的孩子，如此的襟懷令我肅然起敬。「平時如何用餐呢？」沒有看到灶具，我便發出疑問。「一日三餐均在工棚裡」他指着幾百米以外的工棚。那裡是26個藏族孩子的「學校」。「噢！」品嚐着郁馥的奶茶，我全然明白了。隨着王飛的娓娓敘述，我們被帶進了那驚險的一幕：去年秋日的一個傍晚，像往常一樣，放學後王飛便把離家最遠的小卓瑪同學送回家，翻過了雪裡山，小卓瑪就到家了。誰知在王老師回校的路上，雪域的天空烏雲翻滾，狂風大作；王飛一路快跑着，但無奈這段回「家」的路程有近10公里。突然天空下起了冰雹，一個冰雹砸中了王飛，他昏了過去。待他醒來，已睡在了雪裡鄉醫院的病床上。後來王飛得知是一個藏族小夥救了他，當時他全身被冰雹砸得臃腫不堪，滿身鮮血。這位小夥還以為是一隻被冰雹砸中的野鹿呢。在王飛療傷的日子裡，許多藏族阿媽製作了最精美的食品送到他的病床頭。當一份電報即將從雪域高原發往江南水鄉時，被病榻上的王飛制止了：「不要告訴家鄉人，藏族同胞就是我最親的親人！」

伊春湖水在歲月的長河裡悠悠地流淌，當我雙手捧起一掬清涼的湖水時，一位藏族阿媽告訴我，洪支書記已出任雪裡鄉鄉長，而王飛大學畢業後別離親人和未婚妻來到了雪裡鄉教書。王飛現已是雪裡中心校的校長並兼任鄉文衛助理。當天我沒有見到闊別八年的老洪和王飛。

傍晚我入住一個名叫「伊春湖之家」的旅館，旅館負責人婭娜無意間講起他的丈夫也是江蘇人，剛去州裡培訓要下周才回鄉。我為自己能在雪域高原見到王飛的妻子婭娜而驚喜，一位正在哺乳的母親懷中躺着嬰兒。因為明晨就要離開伊春湖，我沒有把與王飛相識的那段故事告訴她，熱情好客的婭娜倘若得知我正在尋找王飛，她能讓我離開這片滋生漢藏美麗情愛的地方嗎？

翌晨，告別婭娜時我分明看到她眼眶中滾動着淚花，她懷中那個還未起名字的男嬰竟然嚎哭起來，哭聲迴盪在伊春湖畔，湖水彷彿被激漾起來，幻化成了動聽的音律。也許美麗的婭娜已經察覺到我內心的秘密，也許靈性的伊春湖有了漢藏的傳人，我便可以安然地走出伊春湖了。